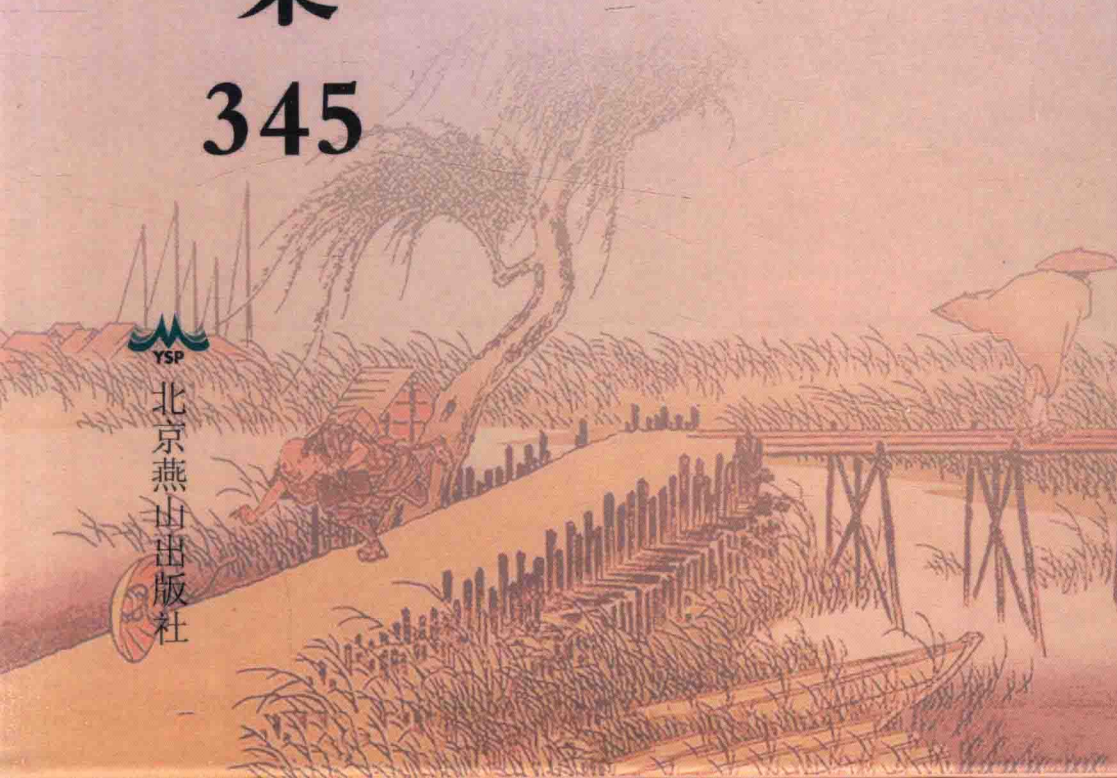


王焱
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
345



YSP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王焱 主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345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三四五册

楮庵燕語 上下卷 小林日昇著 明治十六年……………一

積齋遺稿 上中下卷 戶塚正廣著 明治二十六年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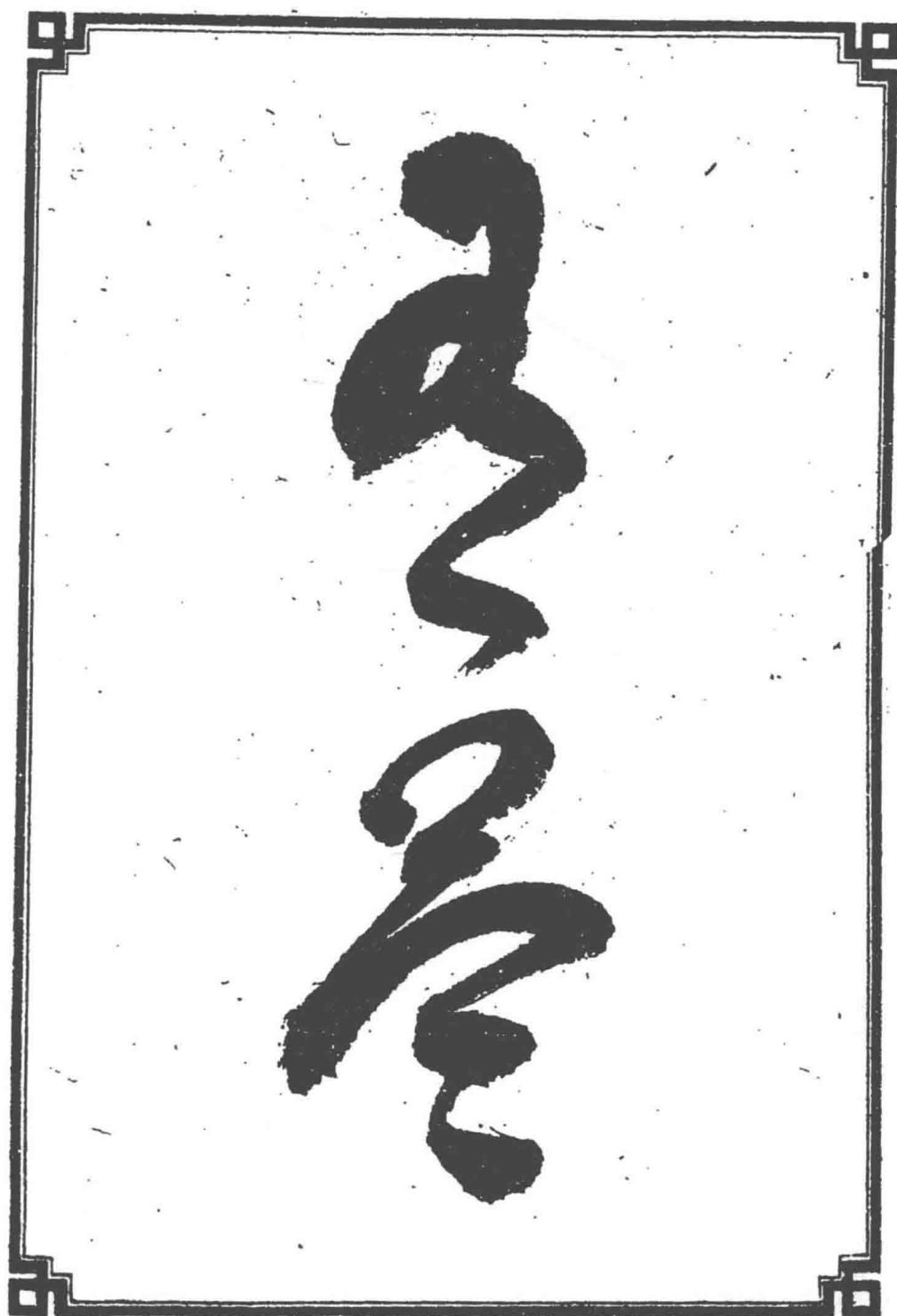
梅泉遺稿 一卷 堀内伯竹著 明治二十九年……………二九七

碧梧翠竹居文鈔 一卷 中村鼎五著 明治二十九年……………三五五

楮菴燕語

全





歡
松
者
意
語
以
月
月

山
意
有
不
出
之



楮庵燕語上

北越 小林日昇 著

翩翩輕者紙也。以手擲之。不能飛於戶外。若撚爲丸。投之遠地。亦不難矣。何也。一物而異其狀。因散漫與固結也。片紙尙爾。人心何獨不然。晦菴曰。陽氣發處。金石亦透。精神一到。何事不成。佛家之神通者。其心也。謂也。人誰無心。雖然固結者。殆希矣。

中村敬字評。深入三昧者。亦固結之謂歟。

成島柳北評。信道不厚。故不固結也。若信之厚。則不要固結而固結了。

一象山翁經學文章。心術技藝。皆在東湖上。然因於身在小藩。與不克終。世人置之東湖之下。甚可惜也。象山指韜畧家。以爲孫吳之奴隸。降儒者以謂知識之小者。其卓見可想矣。如其洋學。本出於思皇國之杞憂也。其門下出松陰松菊等人。傑不亦宜乎。東湖者以先師日華與之相交。余憚于彈斥之。要之出身爲骨。破佛爲肉。尊攘爲皮者也。豈足共伍邪。

敬字評。可稱象山知己。其曰杞憂爲洋學者。尤爲公平之見。

島地默雷評。象山自言。我二十而期爲一國之人。三十而期爲天下之人。四十而期爲五世界之人。其志望高遠可知而已。又評。不曰五大洲。而曰五世界。用字不苟。

一距今百年。有兩力士。曰釋迦嶽。曰九紋龍。其長各七尺許。今人聞而驚焉。然沿古至於武尊神后。則其長一丈餘。得不益驚乎。推此理而揣於千載之後。則身材之縮者幾何乎。佛經增減劫之說。不可誣焉。不特縮其長。才智食量亦從焉。蓋鳥獸草木等。亦不得無古今之異乎。

信夫恕軒評。此論先獲吾心矣。如人壽古昔極長。而今人則短。技藝巧拙亦復然。

默雷評。事物愈繁多。則心慮愈駁雜。宜哉短其壽而不精其技。

一事出於意表者何邪。曰逆於其事也。其事逆故庸人不能測焉。今引一話以明此意。漁夫捕章魚。用磁製器。形如鐘。大不

過容章魚施系於其鈕。夜垂於海中。至曉而揚之。若徐徐引系。則章魚脫去。故如不經意者。使章魚巢窟於其器而不去。是陷於漁人之術中第一也。從器將出之。膠而不離焉。漁人有一策。從渠之意。而爲押入於磁器之底。於是章魚怒而欲出。漁人因曳而出之。是陷漁人之術中第二也。此二術者。逆其事而占其利者也。所謂虛虛實實。孔明彈琴以走仲達之類。是之謂事出於意表也。

敬字評。妙喻解人。願至理服人心。

一佛家有靈簿之設。于朝于夕。提唱其法號。而回向死者。功德果。通若不通。則詐欺甚矣。曰。回向。通不。自古議論紛紛。源出梵天供養之文。古人釋之用事理。因果。自他之三雙。其義盡。

矣。蓋因一心之觀解。而成功德之謂。如所謂入聲於角。徹于遠所也。又雖無觀解。制心一處。則効驗立至。其例亦多矣。回向通不。一言以蔽之。曰至誠如神是也。苟誠心以回向幽鬼。則洋洋焉來格其處。受得其功德也必矣。是佛家之所以鄭重回向也。

一二人上途。相呼相應。曰本舖對洲巖之原。能治走腹痢病。同裝同織。提箱穿履。其狀甚奇。是千金丹酷兒也。觀者傾堵。今否。屬陳腐故也。若出一工夫。使二八紅裙。且謳且舞。觀者如嚮。數萬貼藥立售矣。如此愈出愈奇。何來衰替。然但甘初同裝同織。而謂千金丹可以醫。所謂刻舟求劍者也。不啻千金丹。諸不得不然。詩曰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是人情競新悅奇。

之謂也。處世者。不達此理。徒守舊株。則不招千金丹之衰替者幾希。

何禮之評。誠能佛門中。不乏楮公其人。則唱須彌山說于風氣大開之今日者。殆絕跡矣。

恕軒評。命意新奇。僕此等之文。不厭百回讀也。

一我無才學。而徒求交於大家者。好名之人也。我無才學。則有散財而無所得也。淺見細齋有言。不破產則難締交於豪傑。此言的矣。蓋古之豪傑亦好財乎。余則欲讀書以尙友古人。是不費財而得益之法也。

恕軒評。細齋忼慨之士。其著靖獻遺言。亦交豪傑之所波及乎。

敬字評。網齋之言。其必有所爲而發。似不可執。以爲定。

一論其法相也。俱舍云。七十五法。唯識云。百法。天台增數以云三千。其數雖有多小。所以論其法相者一也。此三千莫深拘其數焉。唯示唯心法界而已。是以華嚴宗。不假法華而立一念三千。於是乎爲相盜之爭。是其義蘊在故也。約心故一念三千。約一色一香。則一色三千。一香三千也。終是窮理學。而屬智慧門。若於道德門。更有所學也乎。

默雷評。道德門字未妥。

柳北評。眼光照三千界。

一本居平田二氏者。皇學之大家也。夜見之國者。神典之大事也。本居曰。指黃泉。平田曰。指伊賦夜坂。其說徑庭。後之學者。又將爲何等之說乎。嗚乎。大家之不可信也。大抵如斯。故學

者須以心眼觀書卷也。

恕軒評歐公春秋論曰。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。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。一以爲男子。一以爲婦人。是可盡信乎。亦是之類也。

默雷評以今解古。牽強百端。可失笑者。不遑枚舉。

一莊子曰。爲不善乎幽闇之中者。鬼得而誅之。然則鬼神之在幽冥也。審矣。余嘗過三國街道。宿於三股驛。土人語余曰。驛南七里。有山曰苗塲。初夏之交。山上開數頃田。插秧青青。一似人寰之植苗。故名焉。又至秋季。數畝之園圃。有菊有蘭。燦爛可觀。采而歸家。則渾非人間之花。可謂奇矣。七月某日。但得登山而已。有宮。關某爲之祠官云。此行得一奇聞。而益足